

阿瑟·克拉克科幻短篇全集（全3册，刘慈欣盛赞：“我所有作品都是对阿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收录阿瑟·克拉克104个经典短篇。像克拉克一样凝视宇宙，直面人类的渺小与伟大。）

作者：阿瑟·克拉克

目录

[阿瑟·克拉克科幻短篇全集.1，岗哨](#)

[阿瑟·克拉克科幻短篇全集.2，星](#)

[阿瑟·克拉克科幻短篇全集.3，爱这个宇宙](#)

探索更多阿瑟·克拉克为人类留下的精神遗产，请访问：

<http://www.clarkefoundation.org>

目录

[前言](#)

[电传旅行!](#)

[我们是怎么去火星的](#)

[撤离地球](#)

[遐想](#)

[苏醒](#)

[癫狂](#)

[漏洞](#)

[救援队](#)

[技术错误](#)

[陨落孤魂](#)

[地心烈焰](#)

[传承](#)

[夜幕降临](#)

[历史课](#)

[过客](#)

[黑暗之墙](#)

[科马雷的狮子](#)

[被遗忘的敌人](#)

[捉迷藏](#)

[破裂应变](#)

[天敌](#)

[守护天使](#)

[时间之箭](#)

[暗中行路](#)

[请安静](#)

[难以入乡随俗](#)

[通向海洋之路](#)

崗哨

月球假期

前言

据我那位不知疲倦的书目作者大卫·萨缪尔森(《阿瑟·克拉克——主要和次要书目》，G.K.Hall出版社)说，我第一次尝试创作的小说出现在了一九三二年秋季的《惠什杂志》上。我当时在学校杂志的编辑委员会里，该杂志由我们的英语老师E. B.米特福德上尉主办——后来我将我的作品集《神的九十亿个名字》献给了他。我负责的是处理信件，那些信件据说都是在异国环境中工作的老男孩写的，显然具有科幻小说的灵感。

然而到底什么算是科幻小说？

只要还有人在写博士论文，就会有人继续尝试给它下定义。同时，我很满足于达蒙·奈特^[1]的权威论断：“科幻小说就是指着它说‘那是科幻小说’的东西。”

区分科幻和奇幻的尝试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提出过一个可操作的定义：科幻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通常你不会希望它发生。奇幻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你往往真心希望它发生。

科幻小说的作者面临着一个问题，而专注于现实宇宙一小部分的所谓主流小说的作者则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他们很少需要较多篇幅来设置场景：有时候一句话就能搞定。当你读到“这是贝克街的一个大雾之夜”时，你在一毫秒内就到了那里。科幻小说家要想构建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可能需要好几卷才能完成：典型的例子是弗兰克·赫伯特的代表作《沙丘》及其续作。

所以，许多最优秀的科幻小说都是短篇作品，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我至今还能回想起一九三四年七月《奇妙故事》(Wonder Stories)入手时，斯坦利·温鲍姆^[2]的《火星奥德赛》所带来的冲击。一闭上眼睛，我就可以看到保罗那富有特色的封面：在那之前或者之后，我都没有读完一篇故事之后直接回到开头，再直接读一遍……

所以，也许短篇小说之于整个科幻小说类型，就像十四行诗之于史诗一样，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创造完美的作品。

但是多长的算是短篇小说？很遗憾你问了我这个问题……

在本卷中，你会发现最短的一篇包含31个英文单词，最长的一篇则超过了18 000个英文单词。超过了这个数，我们就进入了中篇小说(骇人听闻的词)的领域，而它与长篇小说就没有鲜明的界限了。

请记住，在这些故事被创作的过程中，世界经历着比以往整个历史都要剧烈的变化。其中有些故事在时代面前不可避免地过时了：然而，我抵制了所有追溯性编辑的诱惑。我这里先总结一下，这些故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大多数人认为关于太空飞行的讨论完全是胡言乱语的时候写的。当最后十几个故事被写出来时，人类已经在月球上行走过了。

通过描绘可能的未来，以及许多不可能的未来，科幻作家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鼓励他的读者保持头脑的灵活，愿意接受甚至欢迎变化——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就是适应性。也许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品性比它更重要。恐龙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如果我们不能适应现在已经有了宇宙飞船、计算机和热核武器的环境，我们也会消失。

因此，最可笑的莫过于有时候一些人对科幻小说的指责，说它是逃避现实的。大多数奇幻小说受到这种指责确实不冤枉，但是那又如何？有些时候(二十世纪已经有过太多这样的时刻)，某种形式的逃避是不可避免的，而任何提供这种逃避的艺术形式都不应该遭到鄙视。就像C. S.刘易斯(写过极好的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曾经对我说过的：“谁是最反对逃避的人？狱卒！”

C.P.斯诺在其著名的《科学与政府》一文的结尾，强调了“先见之明”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人们往往拥有智慧而不具备远见。

科幻小说在纠正这种平衡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即便它的作家并不总是拥有智慧，最优秀的那些肯定是拥有先见之明的。而这是上天赐予的更重要的礼物。

我非常感谢马尔科姆·爱德华兹和莫琳·金凯德·斯佩勒收集了——其实该说是找到了——我在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写的几乎所有短篇小说。

阿瑟·克拉克

斯里兰卡科伦坡

2000年6月

(译者：秦鹏)

[1] 达蒙·奈特(Damon Knight, 1922—2002)，美国科幻作家、编辑、评论家。——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编者注。)

[2] 斯坦利·温鲍姆(Stanley Grauman Weinbaum, 1902—1935)，美国科幻作家。

电传旅行!

1937年12月首次发表于《业余科幻故事》(Amateur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收录于《阿瑟·克拉克最佳作品集, 1937年—1955年》

科幻一直激励着大量的业余写作行为, 热情的科幻迷曾经复制(有时候是印刷)过数以千计的杂志……我完成的第一个故事就出现在这些杂志之一……如果谈不上有什么其他作用, 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绝对的零点, 让我以后可以以其为基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校准。《电传旅行!》是我发表的第一个故事。

你们这些人不可能知道, 在完善无线电传输器之前, 我们所经历的种种麻烦和考验, 而且这个技术也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最大的困难, 就像三十年前的电视一样, 是提高清晰度, 我们在这个小问题上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正如你们在科学馆看到的那样, 我们传送的第一个物体是一个木质立方体, 它的重组还算正常, 只是它不再是一个实心的块状物, 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小球体组成。事实上, 它看起来就像早期电视画面的实体版, 因为我们的扫描器处理物体并不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 或者用更精细的方式——一个电子一个电子的, 而是每次处理一个小块。

这对某些东西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打算传输艺术品, 更不用说人类, 我们就必须大幅改善这个过程。这一点我们是通过使用德尔塔射线扫描器全方位扫描目标来实现的——上、下、左、右、前、后。我可以告诉你, 让六台扫描仪同步是个麻烦事, 但是当我们做到之后, 我们发现传输的元素是超微观尺寸的, 这对大多数目标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然后, 趁着三十七楼的生物学家们不注意, 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一只豚鼠, 用仪器进行了传输。它的状态非常好, 只不过已经死了。于是我们只好把它还给它的主人, 并礼貌地要求为它做尸检。他们一开始还大肆吵闹了一番, 说这只不幸的生物接种了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从瓶子里培养的某种病菌的唯一标本。事实上, 他们非常恼火, 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小小生物学家的抗命行为显然是令人愤慨的, 我们立刻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制造了一个高频场, 让他们齐齐发了几分钟的烧。半个小时后尸检结果就出来了, 结论是, 生物状态完好, 但死于休克, 还附送了一条建议, 说如果我们想再次尝试这个实验, 就应该蒙住受害者的眼睛。我们还被告知, 三十七楼已经安装了密码锁, 以防止那些本应在车库里洗车的偷窃狂技工的劫掠。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便立即对他们的锁进行了X射线检查, 然后对他们说了密码, 震得他们不轻。

这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好处, 你可以对别人随心所欲。楼上的化学家是我们唯一的劲敌, 但我们一般都能胜出。是的, 我记得有一次, 他们把一些可恶的有机物通过天花板上的一个洞塞进我们的实验室。我们不得不戴着呼吸机工作了一个月, 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报了仇。每天晚上工作人员走后, 我们都会往实验室里送一剂温和的宇宙射线, 让他们所有美丽的析出物都凝结起来, 直到有一天晚上老哈德森教授晚走了一会儿, 我们差点把他干掉。不过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吧——

我们得到了另一只豚鼠, 用氯仿麻醉了它, 并通过发射器发送。令我们高兴的是, 它活了下来。我们马上找人把它杀掉做成了标本, 以飨后人。你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它, 旁边还有我们那部仪器留下的部分。

但是如果打算开展客运服务, 这绝对不行——这太像做手术了, 不适合大多数人。然而, 通过将传送时间缩短到万分之一秒, 从而减缓惊吓, 我们成功地传送了另一只豚鼠并保住了其生理机能的完整。这只

豚鼠也被做成了标本。

很明显，已经到了找我们其中一人试用仪器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意识到，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对人类来说将是多么大的损失。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害者，那就是金斯顿教授，他在一百九十七楼教希腊语之类的傻帽科目。我们用一本《荷马史诗》把他引诱到发射机前，打开了发射场。通过接收机传来的噪声判断，我们知道他已经安全抵达，并且生理机能完好无损，和之前一样。我们挺希望把他做成标本，但是这个事情可没法安排。

之后我们轮番上阵，发现体验并不痛苦，于是决定将该设备投入市场。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第一次向媒体展示我们的小玩具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当然，说服他们相信这不是假的费了很大一番工夫，而他们在亲自体验过传送器后才真正相信。不过我们还是和罗斯卡斯特朗划清了界限。即使我们能把他塞进传送器，他也会把保险丝烧掉的。

这次的演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让我们得以毫不费力地组建了公司。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研究基金会，对留下来的科学家们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把大笔的钞票甩他们脸上，并开始设计我们的第一台商用发送器和接收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日，第一条航线正式开通。仪式在伦敦的发射端举行，不过在巴黎的接收端有大批观众在等着第一批乘客的到来，而且可能在希望他们不会到来。在数千人的欢呼声中，首相按下了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并没有连接到任何东西)，总工程师扳了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是管用的)，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从视野中消失，又出现在巴黎，让一些爱国的法国人颇为恼火。

此后，乘客开始以让海关官员束手无策的速度来来往往。这项服务取得了立竿见影的巨大成功，因为我们只向每人收取两英镑。我们认为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所消耗的电费相当于百分之一便士。

不久我们就有了通往欧洲所有大城市的的服务，通过电缆，而不是无线电。有线系统更安全，尽管在英吉利海峡下铺设多轴电缆是非常困难的，每英里[1]的成本高达五百英镑。然后，我们与邮局合作，开始发展大城镇之间的国内服务。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的口号“电话旅行”和“有线更快捷”，一九六三年的时候这两句话到处都是。很快，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我们的线路，我们每天处理数千吨的货物。

当然，事故是有的，但我们可以指出，我们做到了交通部长未曾做到的事情，将道路死亡人数减少到每年仅一万人。我们每六百万人中仅失去一个客户，就算一开始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不过现在我们的纪录就更好了。发生的一些事故确实非常特别，事实上，有不少案例我们还没有向家属和保险公司解释。

一个常见的投诉是沿线接地。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们不幸的乘客就这样消散于无形。我想，他或者她的分子会大体上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地球上。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可怕事故，仪器在传输过程中出现故障。你可以猜到结果……也许更糟糕的是，两条线路交叉、电流混合时会造成的结果。

当然，并非所有的事故都像这些一样严重。有时候，由于电路的电阻很大，乘客在传输途中会失去最多可达五英石[2]的体重。我们一般要为此付出一千英镑左右，还得提供足够的免费食物来补上乘客掉的膘。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能从这件事中获利，因为胖子们都来了，要把自己减到一个可以控制的尺寸。我们制造了一种特殊的仪器，用来沿着圆形的抗阻线圈传送贵妇，在她们出发的地方重组，好尽可能地减少麻烦。“好快啊，亲爱的，而且相当没有痛苦!我相信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掉你想减掉的一百五十磅!或者你想减二百磅?”

干扰和感应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你看，我们的仪器接收到了各种电干扰，并把它们叠加在被传送的物体上。结果，许多人出来后，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地球上的生物，也不太像是火星或者金星上的。他们通常可以由整形外科医生矫正，不过有些生成物你不看一眼是绝不会相信的。

幸运的是，现在这些困难大体上都被克服了，因为我们使用了微光束作为载体，不过时不时地还是会发生意外。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去年我们与电视明星莉塔·科尔多瓦打的那场大官司吧，她以所谓的

美貌损失为由向我们索赔一百万英镑。她声称她的一只眼睛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了移动，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不同，陪审团也看不出，而他们是有机会可劲儿看的。她在法庭上歇斯底里，这时我们的首席电工走进证人席，说了些让双方的律师都大为震惊的话：如果传输过程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就算哪位心狠手辣之人递给科尔多瓦小姐一面镜子，她也无法认出自己。

很多人问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去金星或者火星的服务。无疑，这将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不过困难当然也是相当大的。太空中太阳造成的静电太大，更不要说到处都是各种反射层，就连微波在十万千米处也会被阿普尔顿层^[3]阻挡，大家是知道的。在我们有能力刺破它之前，星际股份还是很安全的。

好吧，我看快到二十二点了，我还是抓紧走吧。我必须在午夜前赶到纽约。说什么？哦，不，我要坐飞机去。我才不走电传！你得知道，我可是参与了那东西的发明的！

祝我一路顺风啊！晚安！

(译者：秦鹏)

^[1]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2] 英石：英制质量单位，1英石约等于6.35千克。

^[3] 阿普尔顿层：英国物理学家爱德华·阿普尔顿爵士1926年发现了高度约为150英里的电离层，后该电离层被命名为阿普尔顿层。

我们是怎么去火星的

1938年3月首次发表于《业余科幻故事》(Amateur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此前未曾被任何图书收录

这个故事最早被刊登于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业余科幻故事》，编辑是道格拉斯·W.F.梅尔。

(注意：这个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只存在于作者的潜意识中。心理分析师请到后庭申请。)

带着相当大的恐惧，我现在拿起笔来，描述一九五二年冬天，“草中鼾”火箭学会成员遭遇的不可思议的冒险。虽然我们希望让子孙后代做我们的评判者，但是这个学会——我自豪地担任其会长、秘书和财务主管——的成员们感到，我们不能对嫉妒我们的对手对我们的正直、节制甚至理智的指责——不，甚至是诽谤——不予理会。

在这方面，我本想借此机会，谈谈《每日扯淡》的思歪鬼教授和《废柴周刊》的撕怖落吼忒博士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奇谈怪论，然而遗憾的是篇幅有限。无论如何，我真诚地希望没有哪个聪明的读者被这些人的胡言乱语所蒙骗。

毫无疑问，你们大多数人都会记得，由于一九四一年著名的“雷克斯诉英国火箭学会”案，以及更著名的后续诉讼“英国火箭学会诉雷克斯”案，公众对火箭科学燃起了极大的兴趣。第一桩案子的起因是这样的：一枚五吨重的火箭经过非常成功的平流层飞行之后，在国会大厦把国会议员、巴斯勋爵士、大祭司、神学博士、海军上将霍雷肖爵士砸了个七荤八素。这个案子可以说以平局告终，这要感谢二级爵士哈特里克·佩斯丁斯先生的努力。由于成功以过高的价格销售月球不动产，英国火箭学会把他聘为辩护律师。英国火箭学会提出的反对一九四〇年《火箭推进法案》的上诉无疑是学会的胜利，因为法庭上一个示范模型的爆炸消灭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和圣殿酒吧的一大半。巧合的是，经过大规模的挖掘，人们最近发现，在灾难发生时，法庭上并没有英国火箭学会成员——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此外，两名幸存者说，在爆炸前几分钟，学会主席赫克托·赫普坦先生在离火箭非常近的地方经过，然后匆忙离开法庭。尽管调查已经开始了，但为时已晚，因为赫普坦先生已经动身前往苏联，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在一个工人和科学家能够从同志那里得到他们应得的感谢的国家继续工作，不受资本主义企业对辛苦劳动的阻碍”。但我离题了。

直到一九四〇年的法案被废除，英国才得以继续进步。当时在萨里发现了一枚标有“苏联财产。请交还鄂木斯克”的大型火箭——显然是赫普坦先生的作品，这给这项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从鄂木斯克飞到英国(虽然很好理解)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枚火箭是由希克尔伯勒火箭协会的成员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们也是抓取公众注意力的专家。

到一九四五年，全国已经有了几十个社团，每个社团都在施展着破坏力，影响到的区域迅速扩大。我的社团虽然在一九四九年才成立，但已经拥有一座教堂、两座卫理公会教堂、五家电影院、十七家信托所和无数的私人住宅，有一些甚至远在天边。然而，在没有偏见的人看来，毫无疑问，月球陨石坑维图斯的突然坍塌是由我们的一枚火箭造成的，别管法国、德国、美国、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瑞士和丹麦的学会(仅举几例)都是怎么说的。有人希望我们相信，所有这些学会都在这一现象被人目睹之前几天向月球发射了火箭。

起初，我们只满足于把大型模型发射到可观的高度。这些试验火箭都装着气压温度记录仪等设备，我们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阿瑟·克拉克科幻短篇全集（全3册）》阿瑟·克拉克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80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